

汉译波斯经典文库

گزیده اشعار نظامی
内扎米诗选

〔波斯〕内扎米/著 张晖/译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波斯经典文库

گزیده اشعار نظامی

内扎米诗选

〔波斯〕内扎米/著 张晖/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扎米诗选 / (波斯) 内扎米著; 张晖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汉译波斯经典文库)

ISBN 978-7-100-12434-8

I. ①内… II. ①内…②张… III. ①诗集—伊朗—中世纪 IV. ①I37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75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内扎米诗选

〔波斯〕内扎米 著

张晖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34-8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9 × 1194 1/32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2 插页 4

定价:49.00 元



新版总序

历时两年多的修订，“汉译波斯经典文库”这套经过历史考验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名著，终于再次以全新的面貌呈现给中国读者。商务印书馆正式将这套新版名著定名为“汉译波斯经典文库”。文库收录了包括伊朗中世纪“四大柱石”在内的8位伟大诗人名下的10部著名诗作，共23卷次。这不能不说是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盛举，也是参译者引以为荣的幸事。

15年前，“波斯经典文库”（18卷次）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让中国读者首次较为系统地接触到波斯文学的精粹；15年后，商务印书馆以更大的魄力推出新版，从而使“波斯文明”的精华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15年前，适逢中国国家主席出访伊朗，“波斯经典文库”由中伊两国元首签名留念并作为国礼互赠；15年后，由中国提出的、影响当代世界的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蓝图逐步变为现实，充满历史底蕴又与时代同步的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再次交融，而“汉译波斯经典文库”的出版，也将在中伊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更加迷人的魅力和风采。

新版文库不仅修正了原译本中的某些错讹不足之处，对篇幅之巨仅次于《列王纪全集》的《玛斯纳维全集》，又组织人员重新进行翻译。另外，还增加了几个重要的新选篇目，如《蕾莉与马杰农》《内扎米诗选》《春园》等。在这里，要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使馆文化处和伊斯兰联络组织翻译出版中心对新版文库修订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作为丛书顾问的阿勒玛斯耶

博士和汉尼博士都投入了精力，为文稿和插图的编辑注入了很多心血。

我国读者对希腊英雄史诗熟稔于心，鲜有不知《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这两部不朽巨著的，鲜有不知盲诗人荷马的。但对伊朗英雄史诗恐怕知之甚少，少有知道篇幅足有《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两书五倍之巨的《列王纪全集》，少有知道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强忍晚年丧子之痛，“三十年辛劳不辍，用波斯语拯救了伊朗”的史诗作者菲尔多西的。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古代波斯文学经典在世界文坛上的崇高地位，我们不妨再听一听思想家和文坛巨匠的声音。

德国诗人海涅曾专门写过一首诗《菲尔多西》：“全诗繁词丽藻，娓娓动人，/光怪陆离，铄石销金，/真是不同凡响，宛如/稟受着伊朗的神圣的光明……”

郑振铎与其遥相呼应。他在其《文学大纲》中说：“他的诗名极高，在欧洲人所知道的波斯的诗人中，他们是所知的第一个大诗人，如希腊的荷马一样……《帝王之书》（即《列王纪全集》）中有许多节是非常美丽的，其描写力之伟大与音律之和谐，没有一个诗人可以比得上他。”

就中国读者而言，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伊斯兰世界还有一部被后人形容为“汪洋大海”的文学巨著——《玛斯纳维全集》，这是一部集哲学、神学，特别是苏菲神秘主义、伦理道德、正心养性于一体的皇皇巨著；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作者鲁米；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鲁米的诗在当代美国人中赢得了怎样的声誉。

英国《卫报》一位专题作家在介绍《玛斯纳维全集》时说：“在美国最畅销的诗歌集不是美国现代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西尔维娅·普拉斯，也不是莎士比亚、荷马、但丁等欧洲诗歌巨匠，而是一位伊斯兰宗教人士、著名苏菲思想家鲁米的诗集。”美国诗人和文学教授克尔曼·巴克斯翻译的《玛

斯纳维》英文译本在全球的销售量超过了一百万册。巴克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鲁米的诗歌满足了美国人的精神和灵魂需求，这正是鲁米诗歌吸引众多美国人的因素之一。”黑格尔在谈及鲁米及其他波斯神秘主义诗人时说，他们“从自己的特殊存在中解放出来，把自己沉没到永恒的绝对里”。

至于被誉为“诗歌之父”的鲁达基、凭借“鲁拜”（即四行诗）风靡整个欧洲的欧玛尔·海亚姆、诗句被联合国用来阐述其宗旨的萨迪；其思想、其文采、其风骚、其韵致……读者诸君直接阅读文库就是了。

在500年左右的时间内，波斯古典诗歌园地出现了群星灿烂百卉争妍的景象，这虽然在文学史或思想史上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至少可以说是罕见的。不仅诗人数量众多，而且大多是多产诗人。不同体裁和不同题材的诗动辄数卷，鸿篇巨制动辄万联，堪称洋洋大观。

本文库的参译者张鸿年、邢秉顺两先生是我的学长，张晖先生是我的同窗，文库面世前他们都有不止一部译作先后出版。我的合作者、穆斯林朋友、《玛斯纳维全集》后半部分译者白志所先生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对伊斯兰教及其相关文明有广博的知识和精到的理解。沈一鸣女士出国进修的研究课题正是本文库中的《春园》。可惜我对他们此前和收入本文库中的译作未得一拜读。至于我本人，虽然喜爱诗歌，但从事波译汉的翻译比他们都要晚。只能说，想有所为，勉力为之。其理解不当之处，错讹失误之处，当不止一二。一句话：得失寸心知。新的、质量更好的译本产生一直是我的期待，凡此，只能寄希望于后哲，寄希望于未来。

说到未来，让我想起了过去，想起了张鸿年教授。不论在波斯诗歌翻译实践还是对波斯文学的总体研究和把握上，先生都堪称大家。每一个版本的产生，他都是呕心沥血全力以赴的。在得

知阿羊先生策划新版文库这一重大举意时，他以多病之身，不知老之将至的热情立即投入了筹备工作。新版文库运作期间，从文库规模、确定选题、选择蓝本、组织人力，一直到同出版社和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联系具体事宜，他都一一躬亲。他不仅认真校核了已经出版，但未收入湖南文艺版文库的译作《蕾莉与马杰农》，还对《列王纪全集》《果园》《蔷薇园》等进行了重点校核，并积极联系增加新选题，可以说勤奋不倦，直到最后一息。他一人的译作，在两个版本中其数量均几占半数。但他绝未因此而满足，如若天假以年，他一定会按照既定的蓝图继续耕耘下去。

13年前，先生得知，令泰戈尔、纪伯伦为之倾倒的苏菲圣哲、现代城市人的伟大治疗师——鲁米的英语选译本在美国风行一时。他当即给我打电话，力主我和他编译鲁米的《夏姆斯集》。可叹，因故未能成事。如今，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中伊文化交流前景可期，然先生却壮志未酬身先去矣。每当我目睹《夏姆斯集》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几被尘封，不由心生：啊，若苍天再假我20年……

时光匆匆，不足10年工夫，曾十分关注文库出版并做丛书顾问的德黑兰大学教授夏希迪先生、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先生，波斯诗歌翻译的巨擘张鸿年先生，都先后辞世。新版文库出版之际，原计划由张鸿年先生执笔的《新版总序》，由我勉力捉刀。借此，我怀着无限敬意，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昔人已乘黄鹤去，高文典册遗后昆。

透纸墨香凌云上，化作心香遥奉君。

宋丕方

2016年10月

于北京

目 录

原版总序	001
译者序	张 晖 011
抒情诗 (嘎扎勒诗体)	031
四行诗 (鲁巴依诗体)	147
颂赞诗 (卡斯台诗体)	169
爱情咏叹曲	171
咏暮年	176
《五卷诗》选译 (玛斯纳维诗体)	187
秘密宝库	189
谏 言	192
苏莱曼和农民的故事	195
聪明的少年	198
霍斯鲁和希琳	200
美好的新春与欢乐的霍斯鲁和希琳	205
霍斯鲁召见法尔哈德	210
霍斯鲁和法尔哈德的对话	212
希琳的孤寂和哀泣	220
蕾莉与马杰农	227
对儿子穆罕默德·内扎米的教诲	232
赞慎言寡语	236
父亲带马杰农朝拜麦加	238

凄冷之秋和蕾莉之死	245
七个美女	256
对儿子穆罕默德的训诫	269
别赫拉姆和宫妃的故事	275
上校设宴招待别赫拉姆国王	286
亚历山大书	299
光荣篇	299
罗马和中国画家的竞技	305
有关摩尼绘画的传说	311
幸福篇	314
关于阿尔史米德斯钟爱中国美女的 传说	317

原版总序^①

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波斯经典文库”，是一套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名著。古代波斯文学是蜚声世界文坛的高度发展的文学之一。^②对古代波斯文学的评价流行着一个权威的观点，即“四大柱石”说。这个观点是伊朗著名文学家伏鲁基（公元1875—1942年）在一篇题为《伊朗文学》的文章中提出来的。他说：“波斯散文和诗歌多不胜数，而且都值得重视。但是，照我看来，伊朗文化有四大柱石。伊朗人的教养应该基于这四大柱石之上，这就是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全集》，鲁米的《玛斯纳维全集》，谢赫^③萨迪全集和火者^④哈菲兹的抒情诗集。”

从菲尔多西到哈菲兹这450年是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文艺复兴以前，当欧洲大陆还处于中世纪漫漫长夜时，亚洲文学就已高度发展，波斯文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异彩纷呈，鼎足而立，犹如三颗光亮耀眼的明星，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古代伊朗（即波斯帝国）从公元前6世纪起就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国。它幅员辽阔，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在世界古

① 本序言为2001年9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波斯经典文库”时所刊《丛书总序》，由张鸿年先生代表全体译者主笔。2015年2月，张鸿年先生未及修撰本序，即驾鹤西去。谨以“原版总序”为题保留此文，纪念先生。——编者注

② 伊朗人属雅利安族。伊朗一词可能是从雅利安衍变而来。波斯是伊朗南方的一个地区名（又称法尔斯），波斯族是伊朗的主要民族。伊朗人不把波斯作为国家名。

③ 谢赫意为长老或学者。

④ 火者意为贤人、智者或学者。

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构成伊朗的主要民族是波斯人，这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民族，是一个具有不倦的进取精神和高度创造力的民族。

伊朗东方连接着中国与印度，西方与希腊和罗马为邻。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自然成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和平时期，这里是各种文明荟萃之地。各种宗教教义、哲学观点和文化思想从四面八方传入伊朗，经过伊朗人的吸收消化，酝酿发展，形成色彩斑斓的新波斯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伊朗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战争爆发，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在亚历山大东征、阿拉伯人打出半岛、突厥人西进和蒙古骑兵扫荡这四次震撼世界的战争中，伊朗都首当其冲，未能幸免。

波斯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虽历尽磨难，几度兴衰，终于还是保持了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没有中断。波斯文明承受住了亚历山大大军的冲击和希腊人八十余年的控制，抗拒了阿拉伯人的入侵和二百余年的统治，甚至民族信仰的改变（由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改变为信仰伊斯兰教）也没有中断波斯文明的进程。研究阿拉伯和伊朗历史的学者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当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以后，同时出现了两个进程，即伊朗人伊斯兰化，阿拉伯统治者波斯化。入侵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虽在伊朗也都建立了政权，但最终被伊朗人同化，而成为波斯文明的保护者和传播者。

著名东方学家季羨林教授在《简明东方文学史》中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列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之一，对世界文化体系他作了如下阐述：“什么叫作‘文化体系’？我觉得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的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

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体系就叫‘文化体系’。”^① 这里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支持波斯文明抗拒历史上无数次风暴和动乱，抵制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屹然不动并持续发展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探讨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度发展的古代波斯文学，是伊朗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波斯文明具有强韧生命力的标志。伊朗总统哈塔米 1998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中突出强调了伊朗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伟大的诗人菲尔多西描写了某些伊朗的神话传说，从而展现了在历史进程中岿然不动的伟大的伊朗民族精神。”在我们所介绍的伊朗中世纪天才作家和诗人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当历史进入公元 10 世纪，伊朗文学的百花园中呈现出一派万紫千红的勃勃生机。表面看，似乎是文学的黄金时代突然而至，实际上，这时波斯文学的繁荣既植根于悠久而肥沃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也与现实形势密切相关。

为世人瞩目的琐罗亚斯德教古经《阿维斯塔》里就已经包括大量雅利安族早期神话传说和祭神的诗歌。中世纪的巴列维语文学已经相当繁荣，产生了史诗雏形《缅怀扎里尔》，传记文学《阿尔达细尔·巴伯康的业绩》，爱情叙事诗《维斯与朗明》，民间故事集《一千故事》（此书是《一千零一夜》的基础之一），翻译作品有从梵文译为巴列维文的《五卷书》等。但是阿拉伯人入侵以后，巴列维语受到阿拉伯语的冲击，未能按照原来的进程发展。在阿拉伯语和巴列维语互相斗争的二百年间，一种西部法尔斯地区的

① 引自季羡林主编：《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第 5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方言传播开来，成为伊朗的通用语，即达里波斯语。^①中古波斯诗人们就是用达里波斯语进行创作的。

在当时条件下，民族语言的兴衰反映了阿伊两大民族间的深刻矛盾。达里波斯语的文学创作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起步的。

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在伊朗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在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推行阿拉伯语，焚毁巴列维语典籍。不信伊斯兰教的人要为此而缴纳税金。阿拉伯人把伊朗人称为“释奴”，就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参战时释奴不得骑马。释奴不得与阿拉伯人通婚。阿拉伯《乐府诗集》中有一则记述颇具典型性：一个释奴娶了一个阿拉伯女子为妻，有人报告了麦地那总督伊卜拉罕，这位总督派人拆散了这对夫妻，并令人打释奴 200 鞭，剃去他的发、眉和须以示惩戒。这种高压政策在曾经是大大国民的伊朗人的心中不可能不激起愤懑和仇恨。随后出现的“舒毕思潮”^②就是伊朗人反抗民族压迫的集中表现。伊朗人反对阿拉伯人的斗争分文武两个方面。在文化上，伊朗掌握文化的上层人士（主要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坚持用巴列维语写作以对抗阿拉伯语。在达里波斯语成为伊朗通用语以后，各地方王朝的统治者千方百计提倡以达里波斯语写作。其中统治河中地区和霍拉桑地区的萨曼王朝（公元 875—999 年）是这些倡导恢复波斯文明的地方政权的代表。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基（公元 850—940 年）和菲尔多西的先行者塔吉基（约卒于公元 977 年）都是这个王朝的宫廷诗人。

① 达里波斯语发源地有另一说法，即东部说，认为起源于东部霍拉桑。“达里”意为宫廷的。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耶兹德卡尔德三世逃到霍拉桑后，其宫廷使用这种语言，因而得名。

② 舒毕是阿拉伯词，意为“部族”“种族”。该词源于一段《古兰经》（49：13）。伊朗人和其他被阿拉伯征服的民族以此经文证明伊斯兰教不应由阿拉伯人垄断，凡信教的人应一律平等。

“萨曼王朝的国王属于伊朗一个古老家族。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在河中和霍拉桑地区竭力保护伊朗古代文化风习，尤其重视波斯语和波斯文学，鼓励诗人创作，尊重诗人文士，赠以厚礼。”^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达里波斯文学一出现就迅速掀起高潮有几个先决条件：伊朗古代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坚实的文明基础；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新的民族通用语；阿拉伯入侵激起伊朗人的爱国热情；地方王朝对达里波斯语文学创作的鼓励与支持。

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分析从菲尔多西到哈菲兹的波斯文学的黄金时期，似乎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阶段：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全集》问世标志着高潮时期的开始。当时主要矛盾是伊阿两大民族间的矛盾。亡国的哀痛折磨着伊朗人的内心，异族统治促使他们怀念本民族的光荣历史，时代呼唤民族精神的颂歌，伊朗人迫切需要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寄托他们的理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歌颂光荣历史的叙事诗应运而生，菲尔多西的《列王纪全集》是其中最出色的代表。

到了鲁米和萨迪的时代，社会矛盾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时期，伊阿两大民族矛盾已经趋于缓和。当时，开始是突厥人入主伊朗，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公元1037—1194年），后来蒙古人两次入侵伊朗，第一次在1219年，第二次在1256年，建立了伊尔汗王朝（公元1256—1335年）。其间，还有花刺子模人入侵（公元1194年），每次外族入主都伴随着残酷的战争和大量的杀戮。当时，伊斯兰教已经成了伊朗的主要宗教。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社会动荡不安，教派纷争不已。政治矛盾和宗教矛盾复杂错综

① 引自普朗沙基伊博士：《伊朗宫廷诗》第39页，伊朗出版社1970年出版。

地交织在一起，展现在诗人们眼前的是一派触目惊心的景象，社会秩序混乱，人们流离失所，人心浮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教派冲突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悲观失望情绪弥漫在整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成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所以在萨迪和鲁米的诗作中，更多地涉及到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诗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成分和教谕劝善的内容。

鲁米是苏菲派^① 长老。他的诗比萨迪的带有更多的宗教色彩。他提倡一个人要以宗教思想为指导，清心寡欲，净化心灵，返璞归真，皈依真主。萨迪的创作则更具有世俗倾向。他以一个教育者的姿态劝谕世人要与人为善，行善济人，崇尚理智，学习进取。殊途同归，其实这两位大诗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是十分接近的。这点只要看一看他们的广为人引用的名言就十分清楚了。萨迪劝告世人：“阿丹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鲁米心目中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印度人与一个突厥人可能有共同语言，两个突厥人可能彼此疏远冷淡。共同语言体现共同心声，同心同德又胜过共同语言。”很明显，这两位大诗人所向往的都是人与人高度和谐、亲密无间的大同世界。

晚于上述三位诗人登上诗坛的哈菲兹表现了对人的更多的关注。他比自己的先行者更关心个人的感情和命运。他深切地体尝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人的不幸，谴责他生活其中的社会畸形悖理现象，同情人的悲惨遭遇，他甚至从心底发出打碎不合理的社会的呼喊：

① 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部神秘主义思想派别。苏菲一词是阿拉伯语，意为“穿粗毛衣服的人”。他们提倡清心寡欲，克己拜主，摒弃尘念，力戒骄傲（指不敬主）。他们提倡通过修行和吟诗狂舞而达到心灵与主的合一。他们以诗文宣传自己的观点，形成苏菲文字。伊朗苏菲文学特别繁荣。

世上既然寻不到人的情义，
让我们再创造一个多情多义的人寰。

这些强烈不满现实、追求个人自由的心声，正是稍后萌动于西方封建社会内部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内容。或许正是由于哈菲兹在东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在对人的本质和命运的探索的道路上接近了这一历史的高度，黑格尔才赞扬他的诗“显出精神的自由和最优美的风趣”，^① 德国大诗人歌德才对他发出由衷的礼赞：“哈菲兹啊，除非丧失了理智，我才会把自己和你相提并论。你是一艘鼓满了风帆的劈波斩浪的大船，而我不过是在海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舟。”^②

歌德对哈菲兹的评价并非夸大其词。中世纪的波斯文学以其“四大柱石”为光辉代表，的确处于当时世界前列。它的诗歌的优美的形式和华彩的篇章，它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诗人们的诗行中所闪耀的理性的光辉，都使世界文学爱好者为之赞叹。

法国著名东方学家列涅·格鲁赛特（Rene Grosset 公元1885—1952年）说过一段评价伊朗文学的话，对我们认识波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或许有所帮助。他说：“伊朗文学中充满了人文主义内容和语言与思想的永恒的魅力。伊朗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使希腊罗马文学从中受益。伊朗文学引发了一场运动，恰如我们新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运动一样，给人们留下了一座座精神宝库。萨迪和哈菲兹是这一文学的最完美的代表。他们不仅在伊朗名声卓著，而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在突厥阿拉伯人身居其中的亚洲，他们的作品像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一

① 引自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第226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4月。

② 转引自舒查尔丁·沙法译：《歌德论哈菲兹》（载《波斯散文选》第560页）。

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对此，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在西方，从歌德以及其他诗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魅力和纯情抒情诗的影响。”^①

最早把波斯诗歌带到中国的可能是奔波于海陆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在我国新疆曾出土摩尼的诗歌。北京牛街清真寺收藏有《列王纪全集》和《蔷薇园》的波斯文古抄本。据说，这是一位名叫阿赫玛德·布里塔尼·喀兹文尼的伊斯兰学者于1208年从伊朗带来的。这位在中国传播波斯文学的友人的墓就在这座清真寺。福州郊外一座伊朗人的墓碑上刻有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如下：

从地底深处直到土星之巅，
我已解决了宇宙中一切疑难。
如今没有什么难题使我困惑，
但面对死亡之结我仍感茫然。

14世纪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杭州居然听到一位中国歌手用波斯文演唱萨迪的抒情诗。明清之际，《蔷薇园》已经成为我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13种基本教材之一。“五四”以后，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也把目光投向波斯文学。1924年郭沫若从英文翻译了莪默·伽亚谟（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1927年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设专章介绍波斯文学，他指出：“中世纪的波斯，在文学上，真是一个黄金时代；虽然她曾被阿拉伯人入侵了一次，接着又被蒙古人所统治，然而她的诗的天才，在这个时代却发展得登峰造极，无以复加；正有

① 引自伊萨·萨迪格著：《伊朗文化史》第456页，泽巴出版社1975年第七版。